

大乘百法明門論
第十五講
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

（一五三頁）一百五十三頁，「慚」。十一種善法的第三個是「慚」。一般人無法斷惡修善，自暴自棄，自甘墮落，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別人，或者對一切善法無法生起敬重的心，這都是因為沒有「慚」心的緣故。就是我們修行……就是我們修行的過程當中，怎麼樣發現自己的缺點，怎麼樣努力的改過，是靠什麼呢？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之內、最快速的方式，來改正自己的缺點，就是靠慚愧，我們所謂的慚愧心，它是一種反省的能力，自我反省的能力。那有些是因為他定慧力不足，他沒有辦法反省到自己到底還有什麼過失，還有什麼需要修正的地方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我們也不能怪他，因為他還沒有一個高度的反省力。可是慢慢慢慢藉著我們修定、修慧、修止、修觀，或者是明白了更多佛法的道理，瞭解了所謂的五戒或者是十善，這個種種善惡的、在佛法裡面善惡的分界。慢慢明白了什麼是對的、什麼是錯的之後，我們就用這個標準來反省自己，看自己是不是能夠合乎佛法所謂的五戒十善的標準，或者是一切善法的內容，這種反省的能力就是慚愧。如果前面沒有辦法反省自己還有哪些過失需要改正的話，那就是要繼續地來增加可能對佛法的瞭解、對戒律的內容，或者是增加自己定慧的能力，慢慢慢慢就能夠培養出這個反省的能力。

那一旦已經發現自己的錯誤、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又願意改正的話，那是靠什麼力量來自我修正呢？就是慚愧力。就是說你已經看出來自己的過失或者是缺點，或者是有違犯戒律的地方，那你是不是能夠馬上地懺悔，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做，不能夠原諒自己。不需要人家來指責，或者是把你的過失很明顯的指正出來，你只要有反省的能力，你就是可以自己看得清楚。就好像形容良馬，良馬是看到，那個馬是一匹好的馬的話，牠是看到那個鞭子的影子，鞭子還沒有打到牠的身上，牠只看到那個影子，牠就可以跑得很好。好，那我們修行就是用這個來比喻。我們怎麼樣鞭策自己斷惡修善，很快的把這個錯誤的地方改正過來，就要像良馬看到那個鞭影，牠就可以走，而不是那個鞭一直抽打到牠的身上，牠不得已，很痛，不得已，然後才跑，不是這樣子的。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形容「慚愧」，這個反省力的重要，我們是自己反省出來，自己就馬上要改過。

那我們為什麼會那麼快就希望自己改過，就是因為我們有慚愧心，我們反省出來之後有這個慚愧，覺得說我不應該這樣，自己不能夠原諒自己，你才有下決心決定要改。可是有一些人他是發現自己的錯，但是他不會很快就改，我們就知道他的原因出在哪裡。就是他明明知道錯了，可是他不覺得有什麼可以羞恥的地方，他不覺得這樣子會不好意思啦，或者是不能夠原諒自己啦，他不會，他覺得那個沒有什麼，大家都差不多，然後，我自己犯錯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就是比較沒有那個羞恥心。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話，他要修行進步的話，就非常的緩慢，他速度會非常地慢。前面是沒有看到缺點，可是看到自己的缺點，他還是不覺得有什麼應該要修正的地方，他也覺得無所謂，那別人的批評，他也沒有關係。

那「慚」跟「愧」它都是一種反省的能力，一種自我觀照、省察的這樣的一個能力。可是「慚」跟「愧」它有什麼差別？「慚」就是你檢查出來，覺得說，唉，

自己不應該，自己就不能夠原諒自己，你不需要對其他的人負責，你是自己就覺得應該要改正過來，這個是慚心。那「愧」呢，是因為你犯了一些錯誤，害怕社會的輿論、國家法律的制裁，或者別人對你的批評的那種壓力。你覺得不應該，做人不應該做到讓人家批評到說這個人怎麼樣、怎麼樣、怎麼樣；或者不能夠原諒自己，有違犯法律的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，自己就不允許自己做這樣的事情；或者是社會輿論的壓力，不願意作一些違反社會上……譬如說：道德的標準啊，或者是做人的標準啊，這是屬於社會的輿論。就是說大家、社會好像有一個標準，才能夠讓這個社會和諧。那我們修行人不會去故意要……好像很奇怪或者是標新立異，作一些讓社會大眾有一些輿論的，這樣的事情我們不會作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有「愧」心。所以「愧」是對他人來講，外在的一個我們覺得不應該引發外在的一些、一些輿論，然後它對我們個人會有一些批評，不希望做這樣的事情。就是說我們對社會負責、對國家負責、對團體負責、對家庭負責，這樣的一個責任感，覺得不應該做的事情我就不會做，這個是屬於「愧」。那「慚」的話是自己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自己就不能夠原諒自己，有那個違犯過失或者是戒律的這樣的情況發生，這就是「慚」跟「愧」它們的差別。那都是同樣是屬於反省力，一個是反省自己覺得不應該；一個是反省對社會、國家、或者是團體、家庭等等有一個交代，不應該做一些讓他們反彈，或者是造成種種輿論，或者破壞法律這樣的事件發生，我們不會讓它發生。

好，我們明白這兩個的差別之後呢，我們就來看，看這個書上怎麼寫的。所以它說：一個人他沒有辦法斷惡修善，就是因為他即使反省到自己的錯誤，他也不願意改。那他會找出種種的理由或是藉口說：「我也不希望這樣子啊，可是沒有辦法啊，因為怎樣、怎樣、怎樣……」他有很多的理由，為自己辯護說我今天會這樣子，會墮落到這樣子是因為什麼、什麼、什麼，家庭的緣故或者是什麼緣故，他就是有很多的理由，為自己來辯解。所以它這邊說自暴自棄，自甘墮落，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別人。因為一個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，他一定不懂得尊重別人，所以他已經自暴自棄了，當然他對別人也不會有那個尊重的心，那對一些善法也無法生起敬重的心。他不會看到那種我們所謂的見賢思齊，我們看到賢人、世間的賢人或者是聖人，我們會生起一股仰慕的心，我們希望向他學習。有一些有那個長者的風範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修行人修得很好啊，我們希望向他看齊，希望達到他那樣的一個很高的境界也好，或者他一個道德的標準也好，或者是他學問好、道德也好，又有很多的才藝或什麼，各方面我們覺得是好的、是善良的，那我們就會，很自然的生起一股景仰的心，希望效法，希望我們自己也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，具「慚」心的人他會有這樣的一個景仰的心。

可是如果沒有「慚」心的人呢，他看到可能會妒忌、他可能會輕視、他可能會毀謗。那他自己沒有想要效法這樣的，他反而看到那個道德很高的人，他不敢親近他，因為不是一國的嘛，因為是同類相聚。那個特別會走一些邪路的，那種險行的那樣的一個犯罪者呢，他碰到那種好像長者的風範的那個，他反而會有一種好像自卑啊，然後不願意親近啊。可是他心中也沒有說希望自己改過遷善，沒有這樣子的心，那我們就知道他沒有「慚」心。這邊講的就是這個意思，只要有「慚」心的人，我們就會自然希望能夠成就一切的善法，那對一切賢善的人，我們也會生起這個崇敬、景仰的心，那沒有辦法做到的話，就是沒有「慚」心的緣故。

「慚」就是能夠反省自己，反省的自覺能力，藉著自覺與反省來發現自己的過失。那發現自己的過失之後，只要生起羞惡心，自己覺得很羞恥，不要等人家講，自己都已經慚愧得不得了，這個就對了，就會譴責自己，並且發誓不再犯。所以所謂的懺悔，是你一定要有慚愧心你才會懺悔，你反省到自己的錯，你會趕快，我們一般是說那個過失不過夜，不留它過夜。就是說我今天犯的過失，我一定今天就要改過，今天就要趕快懺悔，我絕對不讓它跟我，怎麼樣？一同入睡，然後等到明天，絕對不拖延的。我們一般是發現：噢，我剛才講錯一句話，趕快懺悔。不要等到說，晚上作晚課的時候才來懺悔，或者是拖過明天，或者是沒有什麼關係，好像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，千萬不要這樣做。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就是斷惡的那個時間會很長，就是一直很難、很難進步，就是不夠快速，那個懺悔心，要當下就懺。你發現你剛剛講錯話，就趕快懺悔，然後告訴自己我下次一定不要這樣做了；那動了一個惡念，也趕快懺悔，不要生氣生很久了，才想說我好像不應該這樣，學佛這麼久了還跟人家計較。那個都太慢，我們發現一個念頭，不好的念頭生起來的時候，就第二念就當下趕快懺悔，絕對不讓它拖延時間。那現在講的就是要譴責，因為我們有慚愧心，所以發現自己錯的時候，我們自己會譴責自己，而且趕快懺悔，發誓不要再犯同樣的錯，因此，「慚」可以止息一切的惡行。所以「慚」跟「愧」呢，它的作用就是止息一切的惡行，讓我們一切的惡行從此不再發生。靠什麼？就是靠慚愧心，反省之後趕快改過，所以我們就很快就能斷除一切的惡行。

（第一五四頁）好。我們看一百五十四頁。「慚」，就是一種反省、自覺的能力。人類本身就具有這種自尊自重的清淨善性。所以我們前面一開始就講到，現在介紹的是善法，十一種善法其實是我們本自具足的，每個人都有的。我們的佛性或者菩提自性裡面，它本來就具足這些善法，它是本來就有的，也是因為染污的關係、障礙的關係，所以這些善性都沒有辦法被開發出來。所以它這邊講到說，其實我們人類是每一個人本來就有這種自尊自重，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別人，這就是屬於「慚」心，這個是與生俱來的，我們的佛性裡面本來就有的。同時對佛法、真理呢，也有高度尊重崇敬的心。一方面是對人講，一方面是對一切法、一切的善法，不管是世間法，世間法，我們也希望作一個好人啊，不要讓人家背後有一些批評的話；那對一切的法也是，只要是善法，不管是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、佛法，只要是善的，我們都是生起這種崇重的心，希望能夠，自己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。那對一些賢善的人、修行好的人、道德高的人、持戒清淨的人，我們都是也是同樣的生起這樣的一個景仰的心。因此只要這個善心所能夠真正的開展，他必定是一位能夠推崇、恭敬一切賢善，以及尊重一切善事的人。所以「崇重賢善」，就是「慚」的體性。什麼叫「慚」？就是有這種「崇重賢善」的心，對人、對事來講都是有這樣的心，我們就說我們具足了這個「慚」心了。

也是因為具有這種體性，所以會經常地反省自己，當自己作錯事情的時候呢，也能夠很快的察覺，而覺得自慚形穢，會覺得自己都不能夠原諒自己。這種羞恥過失、惡行的心理，就能夠對治毫無羞恥的「無慚」。所以一個人他如果沒有這個「慚」心的話，他就無所謂，人家講也無所謂，自己做錯也無所謂，就是「只要我高興，有什麼不可以」，這樣子的話，他就很難改過了。同時也能止息一切的惡行。所以說，「對治無慚」還有「止息惡行」，是「慚」的作用。「慚」的體性是「崇重賢善」，我們有一種崇重，希望自己成為好的人，還有成就一切的善法、善事，這個是它的

體性，體性就是說它的本體是這樣的一個性質。那它所發揮的作用呢，就是它可以對治那個「無慚」。只要有「慚」心，他就不會做出那種惡行，然後自己覺得無所謂，就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，而且也因此它可以止息，不讓一切的惡行再發生，這就是它所發揮的作用。

（第一五五頁）好，所謂「慚」，就是羞恥心，依於這種人類自尊自重的善根力，以及對於佛法真理的高度尊重。於是反省自己，如今我已經擁有了這個堂堂的七尺之軀，那佛法來講，就是我現在已經擁有了暇滿人身，應該趕快來修行，趕快斷惡修善。所以我們既然已經得到這個暇滿的人身，也具足了靈明不昧的佛性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的，可是如果沒有好好修行的話，也沒有好好藉著這個暇滿的人身來累積功德，是已經很不應該了。就是說我們沒有勇猛精進地來成就一切善法，實際上已經很不應該，不但沒有這樣做，而且還去造惡業，所以如今反倒行惡，這一點呢是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。我們暇滿人身就是要趕快怎麼樣？斷惡修善，然後來開悟成佛，才沒有辜負這個暇滿的人身，可是我們現在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呢，就要好好地來反省、反省自己了。

由於「慚」具備這樣的體性，所以見到一切賢善、有德的人呢，我們都能夠生起尊重恭敬的心。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對象，我們是恭敬他而不是輕視毀謗、或者是排斥他，不願意跟他親近，不是。我們應該常常地親近有德行的人、有修行的人、持戒清淨的人，這樣子，我們向他效法，向他學習，這樣我們修行才會有很快的進步。那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對象呢，都能夠生起尊重恭敬的心，就會好像看到自己父親一樣的恭敬，像恭敬長輩一樣這樣地恭敬，像事奉自己的老師一樣的承事。就是說我們會去承事他，會去服務他、侍奉他，就好像侍奉我們的老師一樣的這樣的恭敬。

（第一五六頁）也是因為能夠對自己的過失及罪惡感感到羞恥，因此有過必改、有惡必除。所以不但對治了毫無羞恥的「無慚」心，而且也止息了一切的惡行，這就是講到它的作用。可以對治「無慚」還有止息一切的惡行，這是「慚」。

（第一五七頁）那「愧」，「愧」是什麼呢？我們就看一百五十七頁，十一種善法的第四個是「愧」。「愧」，也是一種反省、自覺的能力。這個完全相同的，「慚」、「愧」都是相同的一種反省的能力。可是「愧」它就是跟「慚」不一樣了，它是對於遭到社會的輿論，就是社會，你做出哪一些事情來，然後會受到社會的那種批評、輿論，或者是國家的制裁，這個就是指你做了犯法的事情，然後被判刑啊，什麼的，還有世人譏嫌的事情。就是你做了一些會讓世間人、一般人有一些批評，對你這個人有一些批評，不好的批評，譏笑啊、或者是嫌惡啊，覺得說你這個人簡直太糟糕了，不願意跟你交往。那對於這一些呢，我們如果會感到羞恥的話，因而不願意去做這些罪惡的事，這個就叫做「愧」心。所以它是對外在的環境，來反射到自身來講的一種反省力，我們不願意這樣子做，所以這些事情我們就不會讓它發生。好，這是惡行。

對於還會從事這些暴惡之事的人，也會羞於與之為伍，而將他排拒在外。那這種朋友一般人就不會交。菩薩度眾生例外，他是越是壞的人、暴惡的人要先度。為什麼？不先度的話，他會繼續造惡業，所以菩薩發菩提心反而是要先度那個壞人。因為好人他已經不會壞到哪裡去，他已經會自己去努力用功、精進修行，他也會去行善、也會斷惡，那你不用那麼精進地去度他。我們反而是要精進地去度那個已經

沒有……十惡不赦的、已經爲衆人所唾棄的這樣的一個對象，或者是作奸犯科的，我們覺得他無可救藥的，這種反而要先度。所以這邊講到說是一般人，因爲我們自己都沒有修好，如果常常又跟他在一起，可能會受到他不好的影響。或者是因爲同類相聚嘛，你常常跟他在一起，人家就會以爲說你跟他是一夥的。好，那他犯案的話，警察要問的話，也是先問他交過什麼、哪些朋友嘛、全部都怎麼樣？到法庭來問案，說你們常常進進出出的，他現在犯案，你是不是同夥的人？可能也會被捲進去那個官司裡面，那跟這樣的一個朋友交往，也怕自己會被他影響，而跟他一起造業。所以除非我們已經修得很好了，就可以去度他，可是如果我們自己還沒有修好的話，那可能是要先成就自己。所以它這邊講到的也是，一般人也是，就不會跟他……不會很喜歡跟他在一起。

因此這種「輕視暴人、拒絕惡事」的心態，就是我們所謂「愧」的體性。所以什麼是「愧」呢？就是我們輕視這樣子，他會造嚴重惡業，這樣子的一個人，我們不希望跟他怎麼樣？同夥、作朋友，也拒絕做他會犯的那些錯誤，或者是罪惡的那些惡行，我們也不會去做，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心的話，就是代表我們有了這個「愧」心。

（第一五八頁）那一百五十八頁。由於不屑於從事這些有違法律、公理的事情，也恐怕遭受到世人的訶責或者是嫌惡，即使有犯，內心也會對這些過失、罪行感到羞恥。所以，「愧」能夠對治毫無羞愧的「無愧」心，也能「止息一切的惡行」，這就是它所發揮的作用。所以一個人有「愧」心的話，他就會發揮這樣的作用，他就不會說沒有慚愧的心，沒有羞恥的心，那也就不會去造這些事情，所以他能夠止息一切的惡行。他不會去做違反法律的事，違反公理的事情，大家都認爲這樣子是錯的，他就不會特別說，沒有什麼關係，然後繼續造，然後也不在乎人家的批評，他就不會這樣子做。所謂「愧」，是自覺羞恥的心。基於世間的輿論、世間輿論的譏毀、訶責。譏，就是譏笑，在背後譏笑他或者是當面譏笑他；毀，就是毀謗他，當面毀謗他，或者是背後毀謗他；或者是訶責，訶責說你不應該這樣子，像長輩對小孩子管教的時候，就說：「你不應該這樣子，然後你如果怎樣、怎樣的話，就會怎麼樣的後果」，就是說嚴厲的訶責。

可是一般如果說他沒有「愧」心的話，他很難接受，他可能會對你反感，或者是反而本來你們的友誼關係可能很好的，可是因爲你這樣子訶責他，他不但不能接受呢，他不會悔改呢，可能就是從此以後，你們的關係就變得很惡劣。就是沒有「愧」心的人，他反而是很難去接受人家的勸導的，以及別人對自己惡行的厭惡，這兩種因素，因此不願意被別人批評說：「某某人，不顧社會的道德」就是說他會做一些違背世間的那個道德規範的事情，然後他自己無所謂；或者他會去作奸犯科，去做違反國家法律的事情。所以他就不願意別人批評他說：「某某人，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不顧社會道德的人，他是一個會犯法的人」，或者「是會遭受到別人譏笑、毀謗的人」。那他如果這樣做的話，那別人批評就會說他沒有什麼廉恥哦，沒有什麼羞恥的心，他會不顧這些社會道德、國家法律，或者是別人的譏笑、毀謗。

（第一五九頁）好，也是因爲以上這兩種因素的緣故，所以我們見到暴戾的人，自然輕視而不願意靠近，這種人一般是敬而遠之的，躲得遠遠的；那看到作惡的人也會將他們遠遠的排拒在外，而不敢親近。同時，對自己過去的無知感到羞愧，對於曾經犯下的過惡呢，也會感到羞恥，所以，「愧」它能夠對治「無愧」，也能夠止

息一切的惡行。這樣我們對「慚」、「愧」就有一個觀念了，「慚」、「愧」這兩個呢，都是指反省、一種反省力、自我的反省力，或者是自我覺察的能力，也同樣有羞恥過惡、止息一切惡行的作用，所以看起來好像這兩個還蠻類似的。可是我們剛才前面已經解釋過它們兩者的差別，那它這邊也稍微提了一下，因為都是反省、自覺的能力，然後也都能夠羞恥過惡、止息一切的惡行。那它到底有什麼差別呢？會讓人家很難去分辨兩者的差異。其實這兩者最大的差別，就在於「慚」是崇重有益於自己的善法，就是自己對自己負責，自己作錯自己就會反省，自己會改過，然後覺得很羞恥，做錯事情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，然後對一切賢善的人、善事呢，也是生起一種崇敬的心，這個就是稱為「慚」；而「愧」是輕拒有損於自己的惡法，有損於自己的惡法，就是前面講的包含了社會的輿論、國家的制裁、眾人的輕視毀謗，或者是訶責，這個就是「愧」。「慚」是在自己心中感到羞愧、羞慚，自己感到羞慚，有這樣的羞恥的心；而「愧」呢是自身的過惡向世人披露之後而感到羞愧。所以一個自己、一個是他，所以是「慚」自「愧」他。「慚」是對自己來說，自己心中覺得：「唉，很不好意思，做錯事情了」；那「愧」呢，是由於自己的錯誤被人家發現之後，而引來的一些批評啊、毀謗啊，這些，我們叫做「愧」。所以這種羞恥心是來自於對世間輿論的一種尊重。這樣我們對「慚」、「愧」呢，就有一個大概的認識了。

接下來是「無貪」，「無貪」是三善根之一，我們自我修證、自我成就，自己圓滿的成就的標準是什麼呢？就是要做到無貪、無瞋、無痴，所以我們說無貪、無瞋、無痴是三善根。善根的這個「根」，就是說一切善法要從這三個善根，才能夠成長，生長出一切的善法來。所以我們一個人如果做到無貪、無瞋、無痴的時候，他才可能成就一切其他的善法，才可能全部圓滿。那意思就是說，當我們還有貪、瞋、痴的時候，我們想要成就一切的善事是不可能的，我們想要圓滿一切的善法是不可能的。為什麼？因為貪、瞋、痴一起來就完了嘛，你就不可能行善了，所以無貪、無瞋、無痴是我們自己用功、自己成就的一個標準，一個善的標準。就是我們念念都要跟無貪、無瞋、無痴相應，希望能夠做到這樣子，而不是念念跟貪、瞋、痴相應。所以我們先看什麼叫無貪、無瞋、無痴，那它就是我們一切善法、善根的標準，所以它這邊說無貪呢非常重要，可是很難做到，因為我們念念都有貪嘛，我們是欲界的眾生，就是貪欲最重，貪欲什麼？五欲，色聲香味觸，就是貪這個。所以我們看到了就馬上有喜歡、不喜歡啦；聽到什麼，哦，馬上有不同的反應啦，都是隨著五欲的境界，色聲香味觸在什麼？隨著境界在轉。所以這個貪對於一個初學、初修的人實是非常的難，難做到。那看破一切貪欲，然後放下，那除非是有很大的決心、毅力，才可能做得到。

所以我們一般怎麼看說，他是不是很有善根的人？我們看他那個善根是宿世善根深厚呢，還是他不是一個很有善根的人，怎麼看呢？就是看這個，他的貪還有多少。如果一個修行人他的宿世善根深厚，就是說他過去已經修得很好了，他這一世很快的，他一聽聞佛法，聽到哪裡他就修到哪裡，他就做到了。他知道，馬上就放下，那個就是一個善根很深厚的修行人，所以他這一世要成就可能性非常的大。那如果是我們已經知道說不應該貪，可是又捨不得、放不下，有時候可以看破、放下，可是有時候又很慳貪難捨。像這樣子的話，很難放下的、越難放下的呢，他的善根就越淺、越少，越難捨、越難看破放下的，這個他的善根就越少、越小；越快的，

知道就看破、就放下了，這個他是善根比較深厚的人。一般我們觀眾生他的善根怎麼樣呢，我們就是看他快不快，放下的快不快，就知道他善根的深淺，是這樣子來觀察的。

（第一六一頁）可是真正修到無貪呢，除非我們已經沒有我執了，見到無我、空性智慧的人，他要斷貪比較容易。爲什麼？因爲他已經知道沒有「我」嘛，已經明白「無我」的道理，沒有「我」，他會不會有那個「我」而引發的貪？沒有了。因爲我們貪，是「我」才有的，我要什麼、我喜歡什麼、我要擁有什麼……，這實際上由我執來的。所以他真的要做到無貪的話，除非他我執已經斷了，沒有「我」的話，那我們還要不要爲自己設想？不用了，因爲沒有我的存在，一切法本來沒有、本來無我的，所以他自然就不會爲我的立場呢，引發了很多貪欲，想要擁有什麼，或者是希望保護自己。像保護自己也是一種很強烈的貪，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不太願意吃苦，其實就是要保護自己嘛，不能夠吃一點點修法上面的苦，天氣太熱也靜不下來、有些地方太冷也不行、心情不好也不行、然後太累也不行……反正就是很多的情況，然後一點點苦呢，都沒有辦法忍受，他要成就就很困難了。可是我們去追根究底，他爲什麼一點點苦都不能夠吃呢？噢，原來是他太保護自己的緣故，這就是貪啊！就由我執而引發的貪。因爲他的念頭裡面還有一個堅固的我，這我執的力量非常、非常的強，所以他念念呢，都是想到自己，自己的立場、自己的利益爲考量，很難去想到別人的，因此他的貪就很難放下，很難看破、放下。所以它這邊講到呢，主要在斷我執，我執斷了以後，才能做到真正的無貪。沒有我，就沒有一個我可以保護的嘛，沒有一個我需要保護的，我也不怕人家、我也不需要防別人，怕別人傷害我，不用，因爲本來沒有我嘛，他是傷害到誰呢？虛空，你能夠殺害虛空嗎？不可以。其實無我呢，我們的自性就是好像虛空一樣，是沒有絲毫的遮障的，那我們會顛倒無明，以爲有一個我要保護，這個就是因爲我執沒有斷的緣故。

所以只要有我執，行的都是貪、瞋、癡，因爲一切身口意都有自他、能所的對立，因爲有我呢，就有你、就有他，這個就形成一個人我之間的對立。所以爲什麼我要保護我呢？爲什麼我要傷害他人呢？就是有自他的這樣的一個能所，能所就是心、境它沒有辦法合在一起，所以它就有能所的對立。「能」是說有一個我的心、能夠攀緣外境的心，這個能緣的心我們叫做「能」；那「所」呢就是你所攀緣的外境叫做「所」。一般人我們都是活在能所對立的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，我們每天都有一個我嘛，對不對？我早上起來，然後我早上做了些什麼事情，然後我早上去做工啦，或者是我今天有事去哪些地方……你今天所有面對的人事物，都是你的所緣境，所以我們會覺得說：我今天到了什麼地方，我跟那個地方是兩件事情；我今天晚餐吃了什麼，能緣的心緣那個晚上的那個晚餐是所緣境，我，有一個我呢，是能吃，用晚餐的那個，我用我的心去用那個晚餐，所以我就會對我的晚餐有一些不同的感受，好吃不好吃，還是怎麼樣、怎麼樣。這個就是講我們每天都是活在能所對立，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，六根攀緣六境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它面對的是色聲香味觸法這個六塵境界，在我們沒有見空性之前，它是兩件相對的事情。

所以我們每天就面對種種的六塵境界，然後引發我們的貪、瞋、癡，然後造作很多的身口意業。可是見空性的人呢，我們那天講到了，整個法界就是自己，我的心就是法界。這樣子能所雙亡、能所一如，能緣的心跟所緣的境是一個，不是兩個，叫做心境一如，我能緣的心跟所緣的境一如，是一樣東西。那如果是已經契入這個

法界裡面，我們的心已經契入法界，那整個法界就是自己的心的話，他就沒有這個能所的對立，這個是對一個見空性的人（而言）。契入空性之後，他就可以慢慢契入這個從我們前面講的空、假、中這個三觀，契入不可思議的中道的境界的時候，就沒有能所的對立。所以他面對的六塵境界就是自心，自心就是六塵境界，無二無別。這個時候他就沒有貪、瞋、癡，絕對沒有貪、瞋、癡，所以他的心一定是絕對的平等、無分別的，絕對的清淨，所以他不可能跟貪、瞋、癡相應。所以這樣的一個心境之下，他一定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這樣子相應的。可是有一個我就有對立嘛，有我就有他，就有身心世界的種種的差別，有千差萬別就是由這個我執而產生的，見思二惑而產生的。那我們學佛的目標就是要成佛，所以對無貪、無瞋、無癡呢，就是我們修行的目標，不但對三界六道的事物不生起一念的貪著，就是對學佛修行所有的教理還有修證也要做到不貪。

這個就很困難了，一般我們前面學佛都是轉移目標，把對世間的貪著呢，轉移到對佛法的貪，我可以慢慢地放下世間的這些了，名聞啊、利養啊，什麼世間的這些，我慢慢可以放下。可是呢，很可能我們就把原來對世間的那個貪著，轉移了對象，轉到什麼？佛法的，它這邊講到教理的貪，還有修證的貪。教理的貪就是你聽聞任何的佛法，可是你著在那個上面，把它抓得、執持得很牢，因為一切法也空，我空、法也空。可是我們學佛，並沒有把我們學佛的那個內容，去如實了知它的自性，一切佛法的內容的自性實際上也是空，所以我們就會很執著。譬如說我們聽到戒律說：不應該怎樣、怎樣、怎樣，我們就很執著抓著那個戒條，然後怎麼樣？不是要求自己嗜，就開始規範別人：「你不可以這樣，因為書上寫的，因為戒律上有講，我那天去上課有聽到，那個戒律的內容說不可以怎樣、怎樣、怎樣、怎樣、怎樣……」，所以呢，他就開始要求他周遭的人：「你不可以怎樣、怎樣、怎樣、怎樣……」為什麼他會堅持要改造別人？他瞭解越多的佛法，他如果把佛法執為實有的話，他就用這佛法的內容，然後名正言順的，因為書上講的，佛說的，你敢說 NO 嗎？不可以的。他就自己執著了以後，然後開始去要求他周遭的人要怎麼樣？合乎佛所說的那個內容。旁邊的人就開始有壓力了，自從他學佛以後就很慘了，很多事不能做。

這個我們學佛的人自己首先就要檢討，我們是不是太執著在那個法上面了，它講的那些教理沒有錯，可是我們把它執為實有，這樣子並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我們自己持戒律也會持得很緊張，因為我們把戒律也當作是實有的，這是一種法執，不是好現象。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從這個中間突破出來的話，我們會學了一輩子的佛，然後抓了很多的佛理，本來是抓世間的那些東西，可是我們現在轉移目標了，開始來抓一些佛教、佛法裡面的東西。那如果修得法門多了，他就開始執著種種的法門，然後喜歡跟人家討論法門，你修什麼法、我修什麼法。人家修什麼法關你什麼事？可是你就很關心啊，那你就要想一想，為什麼你很關心人家的修行？他修什麼法為什麼你這麼關心？還不是有法執。因為你想要知道人家他修什麼法，然後跟我的比較一下，咦，他的是不是比較殊勝，然後我覺得我的比他殊勝，然後我在他的面前好像就高人一等，就好像高他一等。為什麼？因為我灌的頂比他灌的頂殊勝，我修的這個法是他那個法……他的小乘我的大乘嘛，這樣就把他比下去了；他是顯教我是金剛乘，又把他比下去了。這個都是法執，這個都是貪，貪法來的結果，不是真正的……。你那麼執著，你怎麼可能解脫呢，你對法那麼執著，你也不可能藉著這個法來解脫的。

因爲一切的佛法、一切的修行法門，是要我們達到什麼？無貪、無瞋、無痴，清淨、平等、慈悲的心、智慧的心，智慧就是見空性、無我的、智慧的心，是這樣的目的。可是你那麼執著在學、那麼執著在修，你怎麼可能達到這樣平等、無分別、沒有執著呢，無貪、無瞋、無痴不可能，因爲你也是在搞貪、瞋、痴嘛，對不對？你跟他辯，討論那個佛法，覺得說好像、好像蠻不能夠契合，回去兩個人都很生氣這樣子。對，你把他辯倒，他很生氣，然後他講你什麼你又不服氣，所以兩個回去又生煩惱了，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對不對？本來應該是互相切磋、互相鼓勵，本來應該互相討論佛法，兩個法喜充滿的回去，這樣就對了。可是兩個回去都心裡怪怪的，想說我下次碰到他要怎麼把他辯回來，那就是兩個人都犯了法執，對法的一種執著。所以這邊講到的，還有對境界的一種渴望、一種希求，後來就變成說希求神通、或者希求感應，或者是希望有所得，這個都是不對。有所得、有所求，這個就是貪啊！

可是佛法是希望我們達到無貪啊，無欲、無求，無貪、無瞋、無痴嘛。可是我們竟然對一些佛法的境界啊，或者是對一些神通的，或者是感應的，或者是別人講的那些境界，我們好希望自己達到。然後我們就對一些境界，或者是自己已經修到某種的境界，你就對那個境界一執著你就完了，從此以後你的修行就到此爲止。因爲你不會突破你現在的境界，因爲你覺得你現在修證的，譬如說：禪定的功夫也好、或者是有一些悟境也好，或者是有一些很好的覺受也好，你就覺得這個很不得了。然後就趕快去昭告天下，讓所有的師兄都知道，我現在的境界有多麼的高，好好地炫耀一下。你們走每個道場都會碰到那個很喜歡開示的師兄，他就是很喜歡談種種境界啊，然後什麼啊，然後那旁邊初學的都這樣子，聽得這樣子、目瞪口呆，哇，他就有成就感。哇，好爽，回去好爽。對，這就是一種對境界的執著，然後他很好樂，可是不一定他自己修到那個境界，他可能是看書來的，可能是聽來的，可是他就很喜歡告訴別人，這也是對境界的一種追求，一種希望自己能夠達到，或者希望別人達到。他就很喜歡談境界的事情，談一些那種有的沒有的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他很喜歡談，這也是一種貪、對法的貪。

所以我們要很小心謹慎的檢查自己，我學佛以後是不是有把世間的貪轉移到佛法？因爲貪的本質沒有改變，只是對象變了。你本來是貪著世間的東西，因爲沒有學佛修行；那學佛修行之後，聽了很多佛法的東西，學了很多的法，還有修、自己有很多修證的境界，我們在這中間是不是也產生了種種的貪著呢？如果是的話，那可見我們學佛修行以後，我們的貪並沒有減少，只是轉移了對象，貪的本質沒有改變。好，所以這句話主要是提醒我們，不但世間的一切我們不貪，連學佛修行之後佛法的內容我們也不貪，法門不貪、修行不貪。所以我們用什麼態度來學佛修行呢？無所求、無所得的心，這就跟無貪相應，這就對了。所以它這邊講到，對法門不貪、對境界不貪、對功德不貪。這個對初修的也很難講到、很難學到、很難做到，因爲你們帶別人去參加灌頂，一定是跟他講說這個功德很大；勸人家行善，也要跟他講這個功德很大嘛。所以一般呢也是，初學的我們不能怪他，因爲他總是要有一個好像一個因緣，讓他契入這個佛門嘛，我們可以很方便的說，很善巧的說這個有功德所以你要練習開始做。可是慢慢我們進入佛門之後、開始修行之後，我們就不要執著了，對功德就不要執著。因爲我們不是爲了功德才來修行的，也不是爲了布施有功德然後才布施，或者行善有功德我們才行善，不是。而且我們也都是有回向嘛，

我們很不執著的成就一切的功德，再把這個功德怎麼樣？回向給一切的眾生，這樣我們完全都不執著，就是說我們即使是不執著的行善，它有它的功德，可是我們連這個功德都不執著，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功德再回向給一切的眾生，這個就徹底做到無貪了。所以你可以圓滿一切的善行，可是你中間沒有一點點執著功德的心，這就跟無貪相應，這邊就講到對功德不貪求，也不求清淨。

不求清淨是什麼意思呢？因為有一些學佛之後，他就會不太喜歡跟人家接觸了，不太喜歡跟人家接觸，他就好樂清淨。本來，尤其是修定的過程，他本來就是要在寂靜處嘛。我們看書上都寫要在水邊啊、林下啊，找一個寂靜的地方或者阿蘭若處去修定，這個本來是沒有錯。可是我們要知道，我們修定的目的是要開發智慧，然後自己成就之後要來利益一切眾生。所以不會變成說另外一種型態，就是說遠離了人群，然後好像看到眾生是：「你來障礙我禪定的」，這樣就不對了。那就是這邊講到的，自己因為希望能夠好好修定或者是好好修行，反而變成一種排斥、排斥那種喧鬧的場所。所以他就變成說他不喜歡參加人家的婚喪喜慶，然後不喜歡跟很多人相處，喜歡一個人躲起來好好的修。本來他的發心、動機是沒有錯誤，可是因為這樣然後對眾生有排斥就不對。因為它會變成是障礙我們發菩提心的一個原因，因為你要成就自己的修行，然後你就變得排斥眾生，然後覺得說他們來找你啊，或者是他們來干擾你的修行啊，然後會變成你成就的障礙啊，這個就不對。因為這樣就變成說你對眾生有一種怨恨、埋怨，一種瞋恚的心，然後排斥在外，那你怎麼可能發願說我以後要度盡一切眾生，這個菩提心就很難生起。所以我們要用功可以，可是我們要很注意我們的心，不要轉變成說喜歡清淨，然後很排斥那個喧鬧。

因為清淨跟熱鬧呢，它也是相對立的境界，它也是分別。我們的心有分別心，所以我們有清淨跟熱鬧的分別。可是真正的定是你在很熱鬧的地方，你的心還是很清淨，那才是定啊，那跟外在喧不喧鬧其實沒有關係。可是我們因為觀念錯誤了，會喜歡清淨而不喜歡熱鬧，我們覺得說清淨才可以成就我們的定力，實際上這個觀念不是正確的。所謂的定，是心不動，只要你心不動，不管你在什麼境界當中，在什麼樣的環境當中，只要你做到如如不動，面對一切外緣，你的心不動，那個就是有定。那很多人，你的心還是心如止水，如如不動，那表示你有定力啊。所以修定並不是一定要遠離群眾，只是說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專修或閉關，一個人的話，當然我們的定力可以增長得比較快，因為沒有干擾，確實是沒有錯。可是我們不要因為這樣，而對眾生或者是喧鬧的環境，而有一些排斥的心理，這個就是不求清淨的意思。

不求空，就是我們講說修行第一個要證到空性嘛，我們就開始去找那個空性。空性不是找來的，因為你只要放下它就現前，我們的菩提自性，它本來就是具足這樣的一個空性的智慧在。也不要想要求開悟，因為你用有所求的心，你的心就動了嘛，可是悟境是不生不滅的那個當下，開悟的境界。可是你的心一動的話，那是生滅心，你有所求，你這一念的求就是妄念、就是妄心，它是有生滅的。可是我們達到那個空性的境界也好，見空性的境界也好，開悟的當下的境界也好，它是不生不滅的。所以我們就知道了，我們的心如果是生滅心，沒有辦法跟不生不滅的那個空性或者開悟的境界相應，沒有辦法，生滅不等於不生滅。所以我們就知道了，除非我們能夠藉著修行、修定啊，或者是什麼內觀啊、還是什麼法門，讓我們的心達到不生不滅的那個狀態，你就可能見空性，你就可能開悟，因為不生不滅的當下，等

於不生不滅的悟性，不生不滅的空性，懂嗎？所以我們的心如果是有所求，你越急的話你的心越亂，你就越不可能開悟見空性。好，我們就是要把心安下來，修定，好好地修定，安住在當下的那一念。只要你安住得很好，那個妄心不再讓它生滅的那個當下，就是不生不滅的，你就有可能可以開悟。

它這邊主要就是講到，我們不要只想到、想要見空性啊，或者想要求開悟啊，也不要求菩提、涅槃。因為菩提、涅槃的自性也是空的，我們只是用菩提、涅槃這樣的一個名稱來比喻說我們的心、我們的煩惱已經完全調伏的話，我們叫做那個境界、已經沒有煩惱的境界，叫做菩提、叫做涅槃。煩惱完全止息了，我們叫做涅槃；我們本自具足的佛性開顯的時候，我們叫做菩提。所以菩提是覺悟的意思，覺悟的意思叫菩提，所以它只是一個名稱，它只是名相，形容說我們修證的一個境界，它是什麼個樣子。因為我們總是要有目標嘛，你沒有目標，你說你要到哪裡去，你說我要……總要有一個地方你要去哪一國、哪一個國家旅行，或者是哪一個目的地旅行，你總是要有一個目標。所以我們就變成說有很多的佛法的名相，菩提啊、涅槃啊、空性啊什麼的，很多名相。可是我們就不要執著在這個名相當中，以為它是一個真實的菩提可以得到、真實的涅槃境界可以抓得到，不是這樣子的，只是你修到煩惱完全止息的那個當下，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涅槃。涅槃的自性也了不可得，它的自性也是空的，就不要把它執為實有，然後你修行有一個實有的目標，這樣又錯了，這就是它說不求菩提、不求涅槃的意思。

所以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修行呢？無所得的心、無所求的心做種種、勇猛精進。不執著，不分別、不打妄想，就是這樣勇猛精進，自然就能夠到達。所以它不是求來的，佛不是求來的，菩提、涅槃也不是求來的，見空性、開悟也不是求來的。因為任何法門修的都是清淨心，只要有所求呢，我們的心就不清淨了，我們本來不生不滅的清淨心就開始起妄念了，它就有生滅了。所以只要有所求，心就不清淨，我們又如何跟法門相應呢？因為法門是要達到清淨心，可是我們一有所求，心就不清淨，因此你不管修什麼法門都不相應，沒有辦法相應。所謂的善法欲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它是不是告訴我們貪啊？善法欲嘛，欲就是貪啊，我們是不是對一切善法要有貪求？還有法門無量誓願學，這個夠貪了吧，這個是大貪啊，所有的法門全部要學完，這是不是貪呢？不是的。不要誤會了，所謂的善法欲，還有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並不是用來增長我們的貪的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一切的修行呢都是在清淨心當中，它自然就圓滿成就的，不是求來的。

（第一六二頁）好，我們繼續看一百六十二頁，這樣我們大概對貪就有一個概念。什麼叫「無貪」？就是「不染著」的意思，你只要做到心沒有染著，你就是無貪。那對什麼沒有染著呢？對三界當中一切的盛事，就是好的事情，三界當中一切好的事情，我們都不再染著了。為什麼能夠做到不再染著呢？那個是因為我們已經明瞭三界中輪迴的因果關係嘛。我們為什麼會輪迴？很簡單，一念的貪來的，因為一貪就生煩惱、然後就造業，然後有業就輪迴了。所以實際上造成輪迴的根本原因在哪裡？就是這一念的貪欲來的。那我們中陰身也是貪欲，你才會去投胎，這個我們曾經也講過。所以我們怎麼樣做到無貪呢？就是我們已經明白了「貪」是輪迴的根本、輪迴的種子，那我們當然就不要貪了嘛。所以就從中體悟到「貪」是輪迴的根本，因此才能生起厭離心而不再染著。那麼什麼又是三界輪迴的因果關係呢？就是我們現在眾生對一切的資財、眷屬【眷屬就是六親眷屬，你的親人啊】、生命啊，

我們最愛的生命啊，還有名譽啊、地位啊，還有要吃好的、穿好的，等等這個五欲境界嘛，六塵境界。我們在還沒有得到的時候呢，希望能夠得到，不然為什麼那麼努力的賺錢要幹什麼？就是成就這些嘛。資財，就是你要有一些財富嘛，然後要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，然後六親眷屬都很和睦，然後你的生命活得健康長壽，還要有好的名聲、有高的地位，這就是我們一生。一個人，他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標就是這些，也是辛勤努力一輩子希望達到的、追求到的東西，（就是）這些。

可是這些東西是不是真實的呢？哦，看一看。那我們爲了要追求這些境界，所以我們沒有得到的時候，就會努力的賺錢啊，拼命的做一些什麼啦，拼命的努力啊。可是在得到之後呢，因爲很難、很努力才賺來的嘛，哦，所以就要很殷勤地守護，希望它不要失掉。可是追求的過程很辛苦，你得到之後怕它失去的那個，希望緊緊的抓著的那個也很辛苦，這就是貪。所以由此不斷地生起煩惱，造下許多的善、惡業，再由不同的業，在六道中受生，這就是輪迴的因。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貪求這些東西，實際上是造成我們不斷、不斷輪迴的基本的原因，就在這裡。就是一念有所求的心，我們就輪迴了。因爲有所求的心生煩惱，煩惱就造業，有業就一定會輪迴。那有了這個輪迴的因，就會生出三界輪迴的果。所以，染著三有的資具【就是這個有】，是輪迴的因；所生出的這個三界呢【三有，三有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】，是輪迴的果，就是我們貪欲是輪迴的因。有了這個因，你就會有輪迴的果報，生生世世都在輪迴當中。若是能夠了知貪是生死的過患、輪迴的根本，自然就對它會產生厭離，從此不再因貪著而造作種種的惡業，也會開始行善以累積成佛的資糧。

（第一六二頁）所以我們現在明白了，「貪」原來是造成我們輪迴最主要的原因。那我們想要解脫，想要開悟成佛，第一個就要斷「貪」。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斷惡修善，一步一步地累積成佛的智慧資糧跟福德資糧，最後連善也不能執著，因爲你執著善也沒辦法成佛。因爲執著善，一切的善行只能夠有人天果報，沒有辦法開悟成佛。所以開悟成佛，成佛的資糧是無漏善，是沒有煩惱、我執相應的那個善法的圓滿，就能夠成佛。可是只要我們還帶著我執、煩惱去行一切的善，最高、最高只有人天果報，沒有逃出六道輪迴，還在三界當中。是看你什麼善業，然後生到哪一道去，沒有離開三界輪迴的範圍，就是最高是生到人或者是天道這樣而已，就是因爲行的是有漏的善。好，所以它說最後要連善也不執著，即使是出世間的涅槃果呢，這些貪欲也不取著，這樣就徹底做到了「無貪」了。就是我們剛才講的，我們雖然知道我們要證的是涅槃的境界、菩提的境界，可是我們是以無所求、無所得的心去這樣子修，這樣就不會跟「貪」相應了。因此，我們說：「不染著」是「無貪」的體性；「對治貪著」跟「作諸善業」，是「無貪」所發揮的作用。所以什麼叫「無貪」？你心沒有染著就是「無貪」。那它有什麼作用？它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？就是你不再會去生貪了，然後你又會因爲這樣子而成就種種的善業，到最後是無漏的善業，圓滿成就就能夠成佛。

（第一六三頁）好，那接下來介紹的是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痴」這個三善根。這邊解釋，它爲什麼叫做「根」呢？因爲這三種善法，能生出一切的善法，它的功能是最殊勝的，所以稱爲「根」。就是說一切的善法都要建立在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痴」的基礎之上，你才夠圓滿一切的善法。那這邊比喻就好像草木，一旦有了根之後呢，才能夠生出它的枝葉花果來。這就是以「出生」一切善法這方面來說。

所以我們稱它為善根的這個「根」，就是好像植物一樣，可以慢慢的從種子發芽，然後慢慢地形成樹幹、枝葉，最後的花果等等的。那為什麼說它的功能是最殊勝的呢？這就是因為這三善根呢能夠對治，近對治還有遠對治。「近對治」，就是它可以對治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痴」，「無貪」是對治「貪」嘛、「無瞋」對治「瞋」、「無痴」對治「痴」。所以它可以近對治這三種不善根，所以我們說它是最殊勝的，這個是以它「對治的功能」這方面來說。那為什麼說它是「近對治」呢？因為「對治」，我們一般說有「近的對治」還有「遠的對治」這兩個對治來說。那什麼叫「近對治」？是各別各別對治，就像現在講的「無貪」，它可以各別對治「貪」，那「無貪」不能對治「瞋」，所以它是各別各別的對治；那「無瞋」它是只能對治「瞋」，不能對治其他的，所以我們稱為「近對治」，就是它只能對治一個，它是各別對治的。好，那「遠對治」的話，就是指我們對佛法的正知見。它就是可以對治一切的什麼？邪知邪見，所以它叫做「遠對治」。正見可以對治一切染法，成就一切善法。由於它的範圍廣大，不是針對各別染法來說的，所以我們就稱為「遠對治」。

（第一六五頁）好，那前面有談到說什麼「有」啊、「三有」啊、什麼「有聚」啊，它就是一個講輪迴的果，一個講輪迴的因。輪迴的因就是貪嘛，所以就會有輪迴的果報，因此，所謂的「無貪」，就是對為什麼會輪迴三界的因果關係，有了深切的體認，了解到「貪」是輪迴的根本，因此心生厭離，而不再染著，同時也能夠開始的積極地行善，所以我們說「不染著」是「無貪」的體性；「對治貪著」跟「能成就一切善」是「無貪」的作用。

好，這個我們就對「無貪」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，這是我們修行的目標。希望從現在開始念念都跟無貪相應，當下的一切，不管是世間、還是出世間的貪，我們都現在開始練習放下，因為它會變成我們輪迴的根本，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，都要努力地把它看破、放下。

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。